



無題 Untitled, 2003, 紙上綜合媒材 watercolor and mixed media on paper, 27 x 18.8 cm

奇蹟無處不在

文：王亞彬

奇蹟無處不在。－ 狄迪爾·德斯坦 (Didier d'Estaing)

憂傷總是會被忘掉的，變成時間與時間當中的節點，呼與吸之間的縫隙。

每個人忘掉它的方式都有所不同，但它終究如朝露般消失，就像那些造成憂傷的，如朝露般消失的東西一樣。快樂和憂傷沒有太大的不同；憂傷也是美麗的，但它的美感無法被分享，它是最可靠的自私。

即便知曉了這些，我們仍然會在某些時候進入但丁所說的「魅蘭珂麗」當中，感覺生命的延續遇到了障礙，開始尋求心靈的解脫，或者相信死亡。

我們本能的追求這種美，又本能的抵禦它。那些對此完全不設防的人，都在其精美的誘惑中將死亡變成信念，並本著此種信念結束了生命。

所以憂傷是一種危險的事物，我們被它的美所蠱惑，又爲了生命的延續，徘徊在它的邊緣。久而久之，它的邊緣出現了一條小路，我們在那裡忘記它。

這是條被遺忘的路。我們會想起一些被忘記的傷心事，或者爲了此種心情改造一些美好瞬間，卻很難想起那些讓我們忘記憂傷的東西。

有時候，它真的只是一條路，可能通往街口的便利店，花園的出口，陽台，湖邊，或者浴室裡的鏡子；當我們走過它的時候，一次憂傷就悄無聲息地結束了。

它的長短取決於憂傷的強弱程度；或者也可以反過來，強弱程度是由路的長短決定的。比較的標尺僅限於自己，因爲憂傷是無法分享的。這條路不是美麗的，毫無可書寫之處；即便它偶爾由陽光與美景組成，也只是被阻隔在情感之外。無論哪個詩人，都必須走過這條路，才能歌頌他想要歌頌的。

我們在其中的心情是不明確的，我們在前往下一個落腳點，處在沈思開始或結束的時候，處在被任何事物打動之前。我們嘗試回想它的時候，想起的最多只是它的終點。

但我們會意識到它的存在，並注意它的樣子。我們又無法真的感知到它，將其化爲記憶的一部分。它就像是被遺忘的夢境，處在發生和未發生之間。

在這個瞬間，一切導致憂傷的感受和邏輯都被打斷了，世界的真相被重新組合起來，我們獲得了無限的自由。這是一種奇蹟，希望由此而生。

它只是一個瞬間，因爲時間在它那裡是無效的，它於是不會被記得。

如果憂傷是一種超現實的心情，它就是自然給予我們的現實；如果憂傷是一種生理反應，它就是自然給予的超現實。這取決於世界在我們眼中的樣子。

路上可能什麼也沒有，這是它的無趣之處。我們因此可以爲它編織最美麗的謊言，隨意描繪它的樣子，就像獨自歸來的旅人。

那裡擁有一切景物，又一無所有。時間的線條在那裡展開，四季在那裡交會。奇蹟無處不在。

* 音譯自「melancholy」，一般意義爲「憂鬱」，但丁將其解釋爲「無法全心全意地信賴上帝」。